
論衡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8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

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
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
已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
之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鸜鵒
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
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竟如占使
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
鸜鵒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
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
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
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爲
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

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

紂亡出乎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僞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
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
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
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謂
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
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已
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已以爲遠
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
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
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illegible]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
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

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

孰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

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
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
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
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
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
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
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遶左輪審爲
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
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
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
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
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

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尙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

異知而有禍已信嘗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
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
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
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
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
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
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
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
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
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汜濫中國爲民

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

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
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
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
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
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
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
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
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
爲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
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
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

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荊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鐘以筭擊鼓

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筯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

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

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
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
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
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
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
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
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
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
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
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
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

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劒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

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淸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淸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淸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淸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

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
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
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
言瓠巴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
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
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吁于天平公大悅
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
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
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
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
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
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

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

卽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

所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

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山丘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

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

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
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
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始不鑿井
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
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
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
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
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
者之聘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
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
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

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

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為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

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五終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

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

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葅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

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眾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

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
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
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
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
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
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
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
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
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
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
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
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

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虵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虵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虵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虵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虵獲二福如埋十虵得幾祐乎埋虵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虵一事哉前埋虵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虵豈叔敖未見虵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虵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虵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

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旣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沈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

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孰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

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

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眾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眾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已有

絕地脈之罪不知地脈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
異太史公為非恬之為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
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
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
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
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
此言之顏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
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
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
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闊迥之地殺其人而

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食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淫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閭迴之地殺其人而

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為魚鼈之食在土為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為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為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翦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賞不

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菑邱訢(菑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

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閒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閒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

之長復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
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
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
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
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
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
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
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虵尾由此言之
馬虵之類也愼子曰蜚龍乘雲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
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
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

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
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
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
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
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
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
言之以愼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
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
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
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

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菑邱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

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illegible]
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illegible]
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illegible]
乘水蝗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
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
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
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
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
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
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
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

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

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
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
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
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
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
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
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
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
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
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
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
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

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

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候一有守人君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

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惡也說雨者以爲天施氣天
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
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
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
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
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
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
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
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
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涔人飲食
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
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

子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闕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

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闇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罰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闇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

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㢤裂
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
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
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
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
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
火氣激㢤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鑪大矣陽
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
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
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
非直土泥之溼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剡
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

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幷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佼較）鬱律嵔壘之類也此象

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
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
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
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
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
異常之聲軒輷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
子重愼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
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
不爲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
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
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

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剟之迹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燎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

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六終

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諡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伏卻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煑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人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

犬雞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為鶉雀入水為蜄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屼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沈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懞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

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鳶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蛤蜊）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偷解周行

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

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蜇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迹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

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
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血氣之發附於骨
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煑不死
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
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
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
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
見於外言音不揚文摯之烹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
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群臣宜見其奇奇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

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

百歲人也人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
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
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
則世復以為眞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
眾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
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
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
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
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
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
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
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

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學實意而輒死世見文學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學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

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眞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

雖非太史公見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敎道祠竈卻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胷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巓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

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

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溼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

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眾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

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沉湎於酒
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膚不得至
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
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贏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膚
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
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
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
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禽時亦
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佑高祖有
斷大虵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胷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
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
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
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
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
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流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
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
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
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宜甚於紂漢
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胷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

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盧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閒是爲醉樂淫戲

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沈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邱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

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

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夾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

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絶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
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
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荊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
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
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
者皆殺之其後隕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
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
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
之荊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
盡誅之可也荊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
十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

彼或時誅轉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
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七終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竝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襃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

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臟輒死何則五臟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

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能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衞或言飲羽羽則衞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衞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眞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衞若射眞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衞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衞入之精乃氣

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
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衞乎如有好用劒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
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
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
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
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
廣射寢石矢沒衞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
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
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
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

巧工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鎮為鐙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

實時言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眾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眾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眾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難為

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荊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

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胷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劒刺之不得秦王拔劒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劒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

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撾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一不窺園菜闇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

仲舒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

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琊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犇秦

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邱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幷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邱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邱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神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眞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儒經藝

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
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為不妄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
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
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
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
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
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
跂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
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
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於千億言
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眾不能千億詩人頌

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
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
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
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
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
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
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
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
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
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
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皐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

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眾也毋空眾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

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則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

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袵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

殷士卒皆齎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遺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八終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

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聲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造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

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勑武

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
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剌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
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
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
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
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
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
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
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
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

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

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治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

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

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

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子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

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毁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

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囘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衞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

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塡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塡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生死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

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
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
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
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
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
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
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
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凰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
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
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

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自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

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

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

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
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
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
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
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
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
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
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
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
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

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

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
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
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
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
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
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
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
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
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

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
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
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
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
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
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
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
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
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令

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
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白乎涅而不濁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
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
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濁如孔子之言有堅白
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
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
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
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
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
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
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
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
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
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
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
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
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
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
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
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

欲行道也公山佛肹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肹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肹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肹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九終



